

0025603-4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四

山陰張汝霖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下經一



咸亨利貞取女吉

體德象皆入咸字內象傳以此釋卦辭者本卦義以釋占辭也咸為交感者人在宇宙間對已皆人而人已互為感也天下不患其無應惟患其無感

感則必應而彼此之情通矣故得亨亨字且未說到濟事上全根感字發揮此已是正的亨了下利貞字叮嚀以戒占者耳與同人恒卦例看貞只是無心之感即卦之所以為名者後面虛字居字貞字皆是此義或泛以道義講未切特言取女者感通莫大於取女故特舉而言之取女且吉則他可知矣吉字比亨字開說亨是目前通達吉是後面有結果處也

象曰咸感也

咸本是感義伏羲怕人有心於感故去了心字孔子又怕人於咸字義不明故解之曰咸感也謂咸之為義非一於無心乃感之謂也說箇感字自該得交字意在內蓋無人已則無感有感則人已互用矣感去心而為咸感加心而為感有無之間心之妙用也丘建安曰感去心而為咸惟無容心於感然後無所不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此舉卦辭而統釋之上三句句句要見亨貞意柔
上二句相承此是造化之感與天地交而二氣通
意同感應相與連說柔之氣上感乎剛剛應而與
之剛之氣下感乎柔柔亦應而與之止而說是泛
言人已之感止則我之感者專一而不他說則彼
之應者樂從而無強要得相關意男下女是專言
男女之感要兼男先女與得婚姻之時二意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
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天地感照下聖人句還是感萬物萬物之化生正
是天地之感通處通屬天地化者氣化生者形生
聖人感人心不主政教只是德在我而自有感發
乎彼耳要之神道設教亦是德也和無乖戾平無
反側此本天下好處即為聖人之感通不必說親
附聖人也觀其所感感字從易上說來後恒萃做
此天地萬物平看此乃天地自相為感也萬物比
上差狹此似只指動物性無感感即情故稱情可
見字亦須點出性不可見而情則可見也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此是君子心學程子所謂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是也程傳云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無我也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此極看得好君子以虛受人只是靜養此心使胸中空空洞洞如明鏡如止水一毫不染一觸於感此心之中自隨感隨應如鏡之照如水之流沛然莫禦矣是惟虛故能受也故說周子主靜圖程子定性書皆是虛受心法此三字串看受人不着力猶云應事接物

也兼善惡是非在內王龍溪曰虛者道之原也目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色耳惟虛故能受天下之聲心惟虛故能受天下之感舜居深山心本虛也一有感觸沛然若決而莫禦以虛而受也目存青黃則明眩而不能辨色耳存清濁則聰聵而不能辨聲心存典要則心窒而不能通變君子之學至虛所以立本也

初六咸其拇

感於最下是此心初動於感者事物方接而意見

濟富因排 卷之四 仕政刊
先萌不能以虛受人而有意於感者也故為咸拇
之象此雖非靜虛之體而其感尚淺故不言吉凶
然吉凶之介實兆於此可不慎與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心本在腔子內一動於感則為志而已逸於外矣
蘇紫溪曰心主乎理而不逐於事物即日感日應
而亦在內也心係於事物而不主於理即未應未
感而亦在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陰柔性既躁妄又當腓處是於感時不以事處事
而常馳於事不以物處物而常動於物為咸腓之
象如是則失感通之道而凶矣然幸其中正德性
之良未泯為能反其妄動之失而歸於主靜居其
所如此則心通太虛而天下之事應之有餘矣何
吉如之此是一正一反居不是不動只是不妄動
便了按此文若連初爻出題初作未感看初是無
感而顧以有感擾之二是有感而不能以無感處
之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雖凶二字吊起重在居吉順則因物付物而無所容心故可以善天下之應而無害也順正是居不害正是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初二陰躁妄動不當隨者也三當股之處乃不能自守而隨之是人皆役於感而彼亦隨衆而動中無定主專於隨人為咸股執隨之象如是而往則是以身為天下役而本原之地所喪多矣羞孰甚

焉咸股是假象執隨是正意渾講不分執隨者以隨人為主而專執之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亦不處惜之至也所執下鄙之深也亦字重看初二陰柔不處猶可九三陽剛而亦不處何也夫君子立志當使我常足以自主則我者貴今志在隨人所執不亦下乎可羞之甚也詳玩文義真令人惕然汗下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此文舊作王霸之辨但玩大傳及本義則就心學講為是楊龜山曰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照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哉甚融咸以無心為義奈何有思貞者去其思而復於無心之謂也貞與憧憧相反無心不是盡絕知慮只是一箇靜虛於感忘感於應忘應渾然太公本體以是而感感無不通故吉而反之此心亦自無悔矣若其思憧憧然往來於胸中其悔與不悔彼固弗論即所從者亦止於朋耳豈復能通天

下蓋以無心處事則思慮不用而萬事萬物應之而有餘以有心處事則思慮徒勤而朋類之外應之而不足如之何可以不貞也往來猶感應此自是不可絕的病却在憧憧上是把箇往來放在心上往來必來然後往切切然不能已也憧憧思也朋則思之所及若以其思之所及故曰朋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未感害未光大俱就感道言是發明貞與憧憧意非解吉悔亡與朋從也未感害公心也未光大私

意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

五有心於絕物而一無所感故為咸脢此即不能善天下之感而視夫膠膠擾擾以身為天下役者有間矣故无悔是貶中之褒非深取之也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夫子怕人認无悔做好一邊故又言志末以發周公之意君子在世非斯人之徒而誰與若咸脢之志果哉末之難矣

上六咸其輔頰舌

陰柔之性邪媚而居說終則工於媚說處咸極則務以人人感人以言而無其實咸道之失至此極矣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有虛夸之意不正感人已非正道况滕口說乎

巽下
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天下惟常者為可久故以常久訓恒此着為學上

講學而能恒則德協於一者動罔不臧故亨且无咎亨是行之達无咎是於理無失也此恒字已是貞的恒了聖人怕人誤認不正之恒亦可以得亨无咎故又提掇利貞字以叮嚀之非恒外別有箇貞在也利有攸往理之无咎不待論而極言其亨矣如爻於其道方喚做恒方可得亨无咎若如楊墨之流據他當初守得定執得爻也喚做恒然畢竟是偏邪之道如何通得去故必常而爻方盡恒義不常則爻亦無益楊墨只是好新奇不常耳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恒

恒為久義者以恒之理可久也剛上柔下名分之恒雷風相與造化之恒巽而動處事之恒剛柔相應人情之恒凡此皆所謂常理故曰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亨无咎提起垂重利貞恒固亨且无咎矣而又利貞者何也盖天下無離正之道亦無離正之恒故

必利於貞乃為久於其道而恒所當恒也天地二句承上貞字來只作一句讀謂此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此句最難看不可中間安正字亦不必於上下安正字或云天地之道只是一箇正不知天地之道即是正道外寧別有正乎不可從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此就人事說終則有始重終字觀則有字可見終者久於其道學問到此方極然而事業從此始矣本義動靜相生不是正解舊謂搭上節出題此亦

以造化對講愚意不然通以學講天地句只輕輕點過便了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三句要見恒意皆須一氣講上二句重久照久成下一句重久道得天只是麗乎天變化是陰變為陽陽化為陰也久成是四時成道是致治之道久道化成即悠久成物也化是化其心成是成其

俗必言化成者正以見其久也觀其所恒與咸卦
例看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事各有定理所謂方也此方布在天地間隨人所值而立之必不易乃可不易者必止於是而不遷之謂也立不是恒不易乃為恒耳或曰雷風變也而以為恒變而有不變者存焉君子體之以立不易方者豈膠固以為守哉時有適然道有本然隨時變易以從道是乃所以為不易方也按此

說甚精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初六之病全在一浚字世間自有理本正而勢上做不通者君子知幾須當審勢自止初與四應本是常理然在初位卑交淺在四又情疎闊而不下接又為二三所間讒口交起此時尚可以常理責之乎初柔暗不識世務而性又善入是故深以常理求之言必欲其聽計必欲其從如賈生洛陽一
年少而立談之間遽慟哭流涕者浚恒如此雖貞

亦不免凶且无攸利矣既凶又曰无攸利甚言其不可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象只就本義在初二字立意交淺言深凶所自来矣

九二悔亡

此文分明是所為有失後來補得好者蓋悔自內出若說所處所遭不好於吾何悔二以陽居陰是他事為上有處置乖方處不免有悔然以其爻中

則是存心有常而本體不虧者故能因中以求正善反以為功而悔可亡矣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居恒而得中故為久中與爻意同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觀一其字便知德是九三原有的但以過剛不中志從於上持守不定遷於富貴利達而不恒者也士君子立身一敗萬事瓦解士類鄙之天下後世譏之或承之羞矣羞之者衆不知為誰故曰或貞

各要得申戒意蓋本無德而不恒羞之承也尚可
言也貞而不恒其羞如之何聖人不說凶害却說
羞吝蓋三是有德者聖人不忍遽絕故特深鄙之
以動其心耳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無所容直愧死而已

九四田无禽

九四居不得正久非其所執偏見以自是守曲學
以終身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果何益哉

象猶田而无禽揚子為我無得於仁墨子兼愛無
得於義子莫執中無得於時中雖久而無益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位者所當止之處即正道也久於其道乃可利往
久非其位安得禽乎雖攻之如彼其專無益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柔中應剛中本是好事却被一恒字累了一味順
從豈丈夫所當守哉婦人二句串講重下句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一謂一人指夫而言制義全重變通從婦不是從婦人是從婦人之道也此是泛論不拘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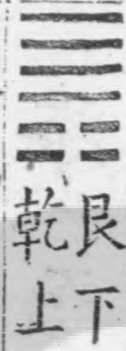
上六振恒凶

上六居大臣之位而陰柔之性過動不常不能安常守靜而紛紛擾擾速於變更以振為恒者也如是則事煩民擾而亂自我致矣凶何如哉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王安石其人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振恒在下則害止一身而已今惟在上則豈惟无

功已哉誤國害民播惡於衆大无功者也



艮下
乾上

遯亨小利貞

姤雖一陰生然尚獨而未羣也此則二陰浸長羣枉成風其可危又非姤比陽當此時直須退避而已故卦名為遯亨謂身退而道亨然非歆幸之詞是言遯則好不遯則不好所以諷君子耳卦體意不可脫小利貞猶包承貫魚之意小人以不害君子為貞也此非為小人謀戒小人正以為君子耳

何伯宗曰君子見幾而作二陰浸長已為引身之計至否直云大徃徃者已徃也於觀剝坤皆不言遯誠不必至此而後遯也若小人則麾之不去直至無號而後已故臨而泰而壯氣息奄奄尚不忍去必至夬而後去而又待君子之決焉不決則不去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添一而字見非以遯之時為亨能遯而後亨也必以九五一意詳釋者聖人恐人恃其當位而應之

勢係留而不能去故特言此以喚醒之當位還作有位說六二不是賢人只小人之包承者時就以遯之時說或泥小註去得恰好之說遂以為此剛應之時是正當遯的時節誤矣與時行此所以亨也時當遯而不遯禍不旋踵矣此初之遯尾三之係遯其視嘉遯較是輸他一着

小利貞浸而長也

小人情狀方其勢未盛包藏禍心曲為承順浸而長則稍稍肆毒君子受其禍矣故以利貞戒之

遯之時義大矣哉

時義時字與時行時字相應大只在難處上見遯之時以遯為義者也此非先見之明勇退之力不能故贊其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遯取遠去之義與卦名不同天之高也非以遠山而山自不能近於天君子之嚴也非以遠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君子聖人以天處君子名義甚大若彼小人直崕嶮視之耳君子於小人安得不遠

但其遠之也不為已甚以激其怒而唯嚴以持已砥礪名節秉持道義而默示人以不可犯之形則在小人見之者自將遠去而不敢近矣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遯惟恐其不早初居卦下在遯為尾是眾君子皆去而彼獨濡遲隱忍也小人之禍將及其身危且不免况可用之以往乎不遯即是往或以已仕未仕分更詳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遯尾之厲往必有災故云不往何災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當遯而遯是中順時而遯是順中順自守即是遯
不可說中順故能遯二能與時偕行決於退避而
人不得以利祿羈之有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
脫之象賢於係遯遠矣二句一串下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遯全在志固志言其志之必遯牢固而不可拔也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是係於小人之情非貪位嗜祿之謂九三下比
二陰為所包容承順乃溺於比昵之私而隱忍不
能決去當遯而有所係者也如是不惟名節有虧
而且有中傷之禍有疾而危之道也以係遯為疾
者深病其當去而不去似箇魔病然有鄙薄之意
有傷惜之意畜臣妾吉言此係戀之道僅可以留
臣妾耳豈所以處遯哉益見係遯之無所利也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太事也
疾憊連綿字憊以形容其疾之甚也係遯之厲非

海窩因指 卷之四 管元升
小人能害君子由君子溺於比昵而昏昏懵懵有
如病狂喪心者然所以墮於小人之計而厲也大
事以遯言當遯之時事無大於遯者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九四下應初六是與小人有所好也然乾體剛健
則有剛斷之德而不係於情好之私決於退避有
所好而能絕之以遯者也然此惟君子能之耳若
彼小人能不係於所好哉吉是身退道亨之意此
小人亦是君子中之小人不曰小人凶而曰小人

否罪不能絕所好也使能絕所好則亦為君子矣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惟君子能遯小人必知其否也其辭決

九五嘉遯貞吉

此文正是剛當位而應者此時在我既無疵隙小
人又且包承我全未見可去之間他却見幾明決
飄然長往去得却好者也故曰嘉遯即此便是貞
身名兩全不亦吉乎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尾者志之溺也係者志之私也惟九五能正其志而功名富貴舉不足以動之故能嘉遯得正而吉也作推原說正字着力看

上九肥遯无不利

陽剛有賢德也居外無責任也無應無係好也故上不事天子下不臣諸侯曾中灑灑不掛一塵其得意遠去何如故為肥遯夫逸民高蹈誠有俯仰天地而自得優游萬物同春者尾之屬係之危何能及之故无不利无不利甚快之之辭然特利在

身而已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所疑指心作推原說大抵心中略絆戀便不能遠去惟其曾次灑落一塵不染所以肥遯而得无不利也

三三

乾下
震上

大壯利貞

壯有方盛之意故以四陽為壯若五陽六陽則盛時已過不得謂之壯矣君子既壯何消又教他貞

蓋貞非獨行己之正若有些自恃其壯意便為不
貞而足以取敗慶曆之壯疎元祐之壯激疎與激
豈不可戒哉一卦六爻皆是此意觀本義正固字
須知君子待小人起初未嘗不正後來其勢在我
便致放肆不知千百年難際之時壞於一念之不
謹者多矣故本義特下固字

家君曰恒之貞重正固本恒所有也壯之貞重固
正本壯所有也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大者壯也言四陽盛長正人君子充滿於朝吾道
有壯盛之勢也此是勢之壯剛以動是理之壯剛
動並重剛則有不屈於欲之操動則有斷然必行
之勇所以致壯故壯承剛動來就功業可建上說
不惟其勢足以屈小人之力而理又足以屈小人
之心有大壯之義故名大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謂君子也大者正非大者却要正只是大者本
無不正也天下豈有磊磊落落之大人而猶有涉

於私邪者大者自正而不正不可以言大故利於
貞此是正釋利貞正大句乃極言之見天地且弗
違益以明君子之不可不利貞也正大串講却重
在正上此正大虛看至天地之情方可發揮天地
之正大處無私覆載而無不覆載無私生成而無
不生成天地何等正大即此便見天地之情或泥
壯為二月之卦而以天地之情專主生物太拘滯
矣

象曰雷在天上太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古謂中原之戎虜易逐一己之私意難除故顏子
克己可謂大勇非禮弗履須看得細非禮言心弗
履言身已私萌動即便克去不使履之於外所謂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拔難去之病根遏方張之巨敵此所謂自勝者強
即此便是大壯老子說絕利一源用師百倍真壯
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居下非無位乃位卑者陽剛當壯時心有所恃而

不安於下位卑言高力小謀大壯於趾者也是而往則招尤取凶乃理勢之必然而不可違者其凶必矣甚哉進之不可躁也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壯于趾講以剛處壯在上且不可况在下乎故必困窮

九二貞吉

九二以陽居陰不免恃壯而失利貞之戒矣然所處得中立心本是無私的故能一覺其失便因中

而反正相其機而不驟順其勢而不激則剛不至於召變而進可以遂盛可以保矣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以事言中以心言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此爻君子為主小人不過引起之詞謂其用罔如用壯也不可平本義甚明貞厲承君子邊說下二句正貞厲之象參疑說小人用壯而君子顧以用罔處之故厲又稍異此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

是小人固恃其力而用壯君子亦恃其才而用罔
旁若無人漫不加意此與用壯何異哉此雖正且
不免於厲况未必正乎其象猶羝羊恃其剛壯以
觸藩而卒自困其角也君子用罔而反為小人所
制其厲如此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用壯固無足責乃君子而亦用罔何也此有
深惜君子而使知所做之意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大壯所利在貞不極其剛即是貞只不恃其壯而
已吉以事言悔亡以心言此且虛看下二句正是
吉悔亡之象藩決壯輹都承不極其剛來四前二
陰意輕二象總只可進之意不必曲為分貼之說
輹乃車輪之中幹也九四以陽居陰本不正而有
悔也幸不極其剛則亦不恃其剛而能貞者故吉
且悔亡蓋太剛則折其進也難今惟不極其剛則
動無所括而得遂其進猶羊之藩決而不羸車之
壯輹而可進也吉悔亡之象如此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往要本貞字說不申下句亦可見兩象一意也
貞以處之而不過乎剛則無忤於人心無乖於事
勢入而替襄出而謨謀小人不得而阻之也其尚
往何如此藩決不羸所由取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六五以柔居中是資稟懦弱的人安于退托剛壯
氣習頓然除却忽若失其壯而不自覺者故為喪
羊于易之象蓋羊乃剛壯之物也如此雖無尚往

之吉亦何用罔之悔无悔亦非深與之辭若初之
征凶三之貞厲又不及六五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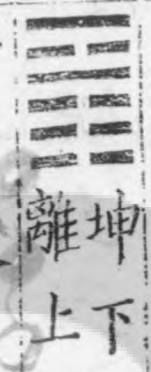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柔中雖善而以之處壯則為不當以壯之時必有
剛動之才乃可濟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志之壯也其質本柔才之弱也故不度
其力恃壯妄為而才不足以濟舉動踈脫無所措
置猶羝羊觸藩不能退而又不能進也何所利哉

重不能遂一邊此惟不艱故耳幸其不剛則不終於用壯者誠能詳審於事機酌量於時宜而艱以處之焉則善用其壯而終得遂其進矣故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大凡君子當壯時便肆意而不詳審所以多不能進不詳是壯時病痛艱是處壯對症之藥艱則必詳而不能遂之咎不長矣



坤下
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卦名以象德變入講皆重上進意康侯略斷乃康天子之國者就已成功說用字謂用此三者之善而獲寵也錫與接俱在君說錫又說接非徒以物而又以情也錫馬大賜也蕃庶則多矣接見親禮也晝日則顯矣三字不可泥是三番只頻頻接見便是

彖曰晉進也

卦名晉者取上進之義也只是泛講或從世道日進而文明言亦可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三句平看明出地上以時言乃賞罰清明之世也順而麗乎大明以德言乃善處功名之臣也順字重大明字輕然大明之君聰察猜忌尤須順以麗之柔進而上行以君言乃虛心禮下之君也柔字重上行字輕只是居君位也有此三者功臣之獲寵有由哉何伯宗欲以通節歸重順而句亦是一大議論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出地上有進進不已意故象晉自昭明德亦要得進字意自字有由已意此是君子體晉功夫而康侯之事業從出焉不然功滿宇宙皆粗迹也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陰性躁妄而在下必有不安於下者應不中正又遇媚嫉之人故不免於摧如然出處進退大節攸關設或以難進之故而所守一失則此節一喪不可復伸故又戒以貞而後吉貞只是以道自重不

干進之意吉則不摧而人孚之矣然此論其常也
設或猶有未信尤不可謂已之既正而情有不堪
惟裕以處之而守貞如故乃於已為無失耳罔孚
句是於貞後申戒之其實裕即貞意但云无咎在
外者聖人終不敢必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行正戒之也須照摧如親切講裕本是好字若
如常說居官不可裕則把裕字看做曠廢字樣恐
未妥須云未受官守之命則以貞自守而不汲汲

於求進正其所宜也否則屈已甚矣咎其能免乎
如此說方是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初九應不中正是撞着對頭了二中正而無援只
是汲引無人愁非愁不得進是愁道之不行看孟
子不豫色時却有多少愁在此貞字亦與初少異
既以無援而愁則不階左右以先容乃是正也而
往往見重于人主故終得遂其進而吉受福還在
吉後既進而寵任之也不必用錫馬三接類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在我君自不容以不求矣介福豈俸致哉

六三象允悔亡

三不中正是德業不足莫看重了須與四別三宜

有悔者也然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眾皆信之志

同道合意契心孚可以資其夾輔而得遂其進矣

悔亡

象曰眾允之志上行也

士君子急於濟世患無同志者三志在上行所以

意氣相投而信之篤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之喻曲盡鄙夫情狀小人而據高位患得患

失之心元自如此貞厲言位出於君本非不正而

竊位者不义終必危也小人心事只怕失了位畢

竟要失然則何故甘與鼫鼠比哉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以鴻漸於磐照看便知位不當之故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是治道未純而有悔者大明在上下皆順從是以長駕遠馭之才當四海歸心之日隨吾設施無所不達悔亡然英明之主每多喜功承平之時易於好大功利之心容有不盡去者故又以失得勿恤為戒有此純王之心而王道日隆治功日盛不亦往吉无不利乎吉利不必分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利一人之慶乃在心之純與不純嗚呼嚴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此是人君不能修德而好剛務進者故為晉角之象此惟用之以伐邑或吉而无咎盖用兵尚威武也然以極剛治小邑亦不免於貞吝矣維用伐邑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無所利也皆鄙之之詞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道是治道不能修道以服天下故為未光



離下
坤上

以陰居陽是治道未純而有悔者大明在上下皆順從是以長駕遠馭之才當四海歸心之日隨吾設施無所不達悔亡然英明之主每多喜功承平之時易於好大功利之心容有不盡去者故又以失得勿恤為戒有此純王之心而王道日隆治功日盛不亦往吉无不利乎吉利不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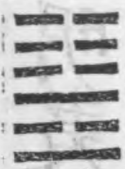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往有慶是解吉无不利一人之慶乃在心之純與不純嗚呼嚴矣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此是人君不能修德而好剛務進者故為晉角之象此惟用之以伐邑或吉而无咎盖用兵尚威武也然以極剛治小邑亦不免於貞吝矣維用伐邑以下即畜臣妾之意極言晉角之無所利也皆鄙之之詞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道是治道不能修道以服天下故為未光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

名只取卦象明入地中君子陽明之道為陰邪所傷是為明夷夫明夷則正道已不可行矣又上六暗主六五近之以宗臣而蒙內難不正則失已直道則取禍故惟自晦其明艱難委曲以守其正乃為得善處之道而利也艱貞串看艱字極重他卦止言利貞此獨言艱者時當明夷守正未便可了須着委委曲曲千艱萬辛以守此正方纔可免晦其明非改明為晦只是掩匿使不外見耳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明入地中而光不著猶君子傷於小人而陽道不行也故名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要認得上是釋明夷之名此是釋明夷之義時說並講成處明夷之道非是內文明至大難是以卦德釋其義至文王以之方用箇古人證說本義是弔起解不可悞認下箕子亦然蒙大難連柔順句讀蒙難句重看要見出明夷意來卦德內離外坤

是德之在內者光明洞達而外則柔順小心以蒙
國家之大難是明而傷也古之人有以之者文王
是已蓋其緝熙之德翼翼小心而遭紂見囚亦文
明柔順而蒙難者也不可以見明夷之義乎以之
謂嘗用之非體法之謂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節重處明夷意晦其明是泛釋艱貞內難句是
以五爻申解晦其明點出一志字見可晦者外之
明耳其志則正也能字最重此正所謂艱貞也箕

子以之句另講利艱貞者言明夷之時不可直遂
其明而晦之也於卦何取哉五近上六之暗主是
難在至親義不可去五惟周旋委曲以行其正而
不失其明是艱貞也古之人有以之者箕子是已
蓋其為紂至親而佯狂受辱能正其志亦以內難
而晦明者也不可以見艱貞之義乎

愚按微子箕子皆紂至親乃箕子奴而微子去則
宗祀重也可見古人處難之權妙又如此
胡雲峯曰文王幽囚而作易箕子佯狂而敘疇聖

賢之於患難自係斯文之會蓋有天意存焉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

用晦而明須渾全看不是晦其明亦不是用晦又要明又不是以晦為明只是言君子之蒞衆本以明也然非察察以為明也用晦而明耳晦字重明字輕蒞衆只泛說不必指住作臨民上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爻有以君子以下兩段俱作于飛垂翼之實者

有作處此時而無所顧恤者有以君子行二句作無所顧恤而有攸往二句又作有傷者看本義末說未合首說無味姑從次說但兩段遞講可也初去暗主尚遠雖禍未加身而道不行猶鳥之飛而垂其翼者然君子處此有一去而已故君子于行雖三日不食可焉即去此而他有所往主人亦不合而有言也然君子亦何所顧恤哉有言程傳說亦有味更詳之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夫子恐人疑不食之故厄於時故特揭一義字噫
陳蔡之事可識矣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二比初雖近視三四五猶遠故傷而未切有夷于
左股之象未切而救就是速救之速只是一箇去
得早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則禍莫得而及之故吉
穆生謂今不去楚將鉗我于市韋忠謂褰裳而避
之猶恐餘波及我皆知用拯之義者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能去為順早去為則惟順以則故身名兩全而吉
聖人非教人苟免不能為三之南狩不必為五之
艱貞者其道固當如此耳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以至剛至明而正應暗主則身當其禍身任其責
不得已而舉事所謂予弗順天厥罪惟均者故有
南狩得大首之象不可疾貞非較計利害誠以君
臣之分不容造次苟能化暗為明亦吾之本心也
吾寧待之焉耳不然是幸其君之不明而乘時以

邀利豈南狩之所忍為哉吁此可見武王觀兵孟
津心事矣孫吳江曰先曰南狩而得大首所以示
人君不道之戒繼曰不可疾貞所以嚴人臣不軌
之防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須看志字及乃字大得還作成功以伐君為志大
得非聖人之言也張中溪曰是狩也必有湯武之
志然後可以行湯武之事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入于左腹所謂居暗地而尚淺者而四以柔正處
之故能擺脫遠去處明夷之時去者其心也故云
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則可以遠去而超
然患難之外矣四亦快矣哉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入于左腹矣而曰獲心意幸其得遠去之詞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明夷所同而處明夷所獨故有箕子之明夷箕子
之明夷即象所謂艱貞是也上句是實象下句是

戒占五近暗君而有柔中之德能正其志是猶箕子以宗室大臣當紂之難而佯狂受辱委曲以守其正者此即是貞占者而當箕子之時亦必如箕子之貞焉乃為利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之貞明雖晦矣而明之在內者自不可息蓋特外示韜斂之迹以避禍耳迺其中固自朗然不泯一念精忠可貫日月如何可息明不可息所以為箕子之貞朱子所謂外雖佯狂而心則定是也

若其明可息則一篇洪範却從何處來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不明晦惜之之辭亦覺之之意登天入地此為庸君立刑案二句串講為順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初登于天其始亦嘗居尊位而照四國者至乃後入于地則以其失照四國之則而至于如此須抑揚說下

☲ 離下
☱ 巽上

家人利女貞

一家之人雖多不過一男女耳皆正方成箇家道
 此卦二五內外各得其正故名家人然男女固皆
 要正而難化者尤莫若婦人故又先以利女貞女
 貞非女子自正是齊家之君子正之也如舜之化
 行二女文王之刑于寡妻是已夫女正則外無不
 正而家道成矣故利

象曰家人全章總指

此三節原初聖人是逐段漸漸看出元不必用過

文但作文亦不得不貫串首節過二節云家道固
 以女貞為先而非有主則不可得而正也二節過
 三節云既有嚴君在之則不獨女貞而一家皆正
 矣天下有不從此定哉大都首節是正言利女貞
 之義下則推廣以盡女貞之義也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

看女正二句以女先男則利女貞之意亦可見正
 字重凡為女者以守順為正凡為男者以制義為

正這箇男女正不是小可事乃大經之所由立人道之所攸關天地間至大的道理也或以天地字當陰陽字看說男女正乃陰陽不可易的道理故曰大義未是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家庭之中恩常掩義故必有嚴君以統之韓非子說筮朴之教弛於家則嬰兒之有過也立見亦是識得此意母亦稱嚴者古云母之不嚴家之蠹也蓋父雖嚴自有不得而察者必父母俱嚴然後能

正內以正外耳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皆從女貞來各有正意總來是家道正夫天下觀化於家家之父子兄弟夫婦正而天下之父子兄弟夫婦亦正矣天下其定也哉主感化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風只是火中之風風出於火化出於家故象家人

要知言行非獨家人之所視而實為風化之攸關者講中須關目方妙有物是無虛言如言之於父子而實有是親言之於兄弟而實有是友是也有恒是有常行如行之於父子而有常親行之於兄弟而有常友是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有家之初事不豫更人非素服宜不免有悔矣但在初為易閑之時而剛陽又能閑之德故能乘眾志之未流而明尊卑謹內外以防閑之如此則家

道正而悔亡矣此重正倫理上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閑之則易為力所謂教婦初來教子嬰孩也張中溪曰防閑之道當謹其初若待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則警戒之意失而有悔矣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是為女者事無專制而所主者惟中饋而已女之正位乎内女之貞也如此則有以成内助之功而閨門之化從此起矣故吉无攸遂

二句串講在中饋益見其无攸遂也場中若命此
題當以君夫人立說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人以順為正二有柔順之德故能巽從乎夫而
得吉也順字重巽即无攸遂二句意爻言婦道此
言婦德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治家之道尚嚴九三剛而不中是未免過乎嚴厲
使一家之人畏而不敢犯有嗃嗃之象此雖人情

所不堪而不免於悔厲然而倫理可正畢竟是吉
若以悔厲之故而一於寬致使婦子嘻嘻笑樂無
節則敗倫瀆理而終有不可言者矣嗃嗃嘻嘻俱
是使人如此而嘻嘻之吝正以見嗃嗃之吉也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未失失家節交互抑揚說謂之節者人之情無已
也

六四富家大吉

家還以天下之家說人君以天下為家而大臣其

家相也六四以柔正居上位是能開源節流而富天下之家者如此則人富而禮義附焉仁讓之風由茲成矣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順則有生財之大道在位則操天下之利權故能富家而得吉看一順字可見頭會箕斂之術皆逆道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此主已納后妃者說王指占者假字有字俱輕看

五以賢聖之君而得二賢聖之后可以配至尊而主宗廟可以宜家人而刑邦國關雎麟趾之化由茲起矣勿恤吉此周公感於有周家法之隆而教天下後世者也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交相愛重咸有一德上豈私愛已哉爻重化之廣象重情之至君后一念之間而四海九州攸係可不慎乎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居上在終是主家之久者而以剛行之是誠信篤
洽之中而有嚴威不可犯者在相維而不至於相
瀆者也如此則愛敬日隆而家道永昌其初固無
不吉而終亦不替也終吉乎威是一時事朱子所
謂篤恩義處正倫理是也玩本義又須重威一邊
一卦六爻大抵以嚴為主終吉謂始終皆吉好到
底也正是久遠意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象以吉本威如尤見爻意所在反身不外有物有

恒夫子恐人以威為作威故特明之

☲
☱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名見傳濟大事以人心為本睽則衆情乖離本不
可以有事幸其有德有位有輔故猶可以維持渙
散為圖存之計苟延之謀而吉也小事只目前時
勢可為者且徐徐以為之耳看來小事吉亦是濟
睽之道如程傳說屯九五小貞吉大貞凶之意可
想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水火同用而上下之性不同二女同居而于歸之志不同故名睽兩動字宜玩獨以中少女為睽者長則已行矣要知睽者本同也本同而後異所以為睽全要得此意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謂心不暴戾明謂通於事理二字兼重但不宜分講全要得麗字意此是有其具也柔進而上行

謂謙順之人而操事權之位重上行字此是有其位也或兼君臣說亦可得中而應乎剛謂虛心下賢而賢人樂助重應剛字此是有其輔也有是三者是以雖當睽時不可大事而猶可以延國祚係人心小事可以得吉也豫只是人心和樂便可大事睽比豫多箇得中應剛却又只可小事只謂打頭一睽字壞了耳然非是三者連小事亦安得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人知睽之為睽而不知睽之為合故以睽之理而極言之此從好這邊說天上地下而生成之事同男外女內而倡和之志通萬物散殊而應求之事類此皆同之出於異者故曰睽之時用大矣哉言不睽則無以為合也重睽講但不可說先睽後合合在睽中非兩時事也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彖言異中之同此言同中之異王龍溪曰同而異亦須渾全以求其義即和而不同羣而不黨周而

不比之意同一飯食之欲而不貪異同一男女之欲而不淫異同一讓國而異於好名同一說君而異於為利所謂堯舜與人同而堯舜與人異也按此宜重異邊是於同之中而求異也諸說紛紛皆非本旨

陸平泉看和光同塵看得好光有明塵有根其所和者光而明未嘗和也所同者塵而根未嘗同也如此看老氏與君子同一道也後人不善看把老子一發說壞却像濕帳的人了故因此象言同異

而記於此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睽必有合而後可濟初無正應本不足以濟睽而有悔矣然居睽之時而同德相應則勢相倚而德相資雖無相與之素而一時協力亦可賴以濟睽而悔亡其象猶始雖喪馬而終則勿逐而自復者然蓋馬所以行復則得所以行矣喪馬二句乃悔亡之象只輕輕點過為是然當睽之時不但同德當親倘非同德者來亦不宜過拒蓋不當見而見

君子處睽之微權也否則嫌隙易生讒釁易構鮮不及矣見非就見只是不拒他來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睽時議論易起絕惡太嚴小人或多方致我之咎故見之見曰避咎則見非其本心矣家君曰世方治平君子道長雖有惡人屏而去之可也睽何時也君子獨小人衆矣彼以禮來安得不見外不絕物內不失已非知道者其孰能之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君臣之不合睽時使之耳然君臣不合臣當求合可也故必宛轉多方以求遇於上既積誠致悃以感其心又負罪引慝以冀其悟如遇主于巷焉則君臣之情合臣子之分塞而睽亦可濟矣何咎遇是會遇之稱巷是委曲之處遇巷只是委曲求遇本義得會遇屬无咎上流言至而周公東鳴鷓東山其公所以遇成王者哉然則此爻固周公所以自鳴者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其迹可疑故特以未失道明之此全在正應看出惟其正應乃情不容已義不可舍者故雖遇巷而於道未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見字直貫三句到底是傍人所見其人輿中之人也輿以載人牛以引輿三件本是一項事故二之牽四之沮上之傷連綿取象如此三與上應本宜相合者然三居二四之間迹有可求而上九又猜狠方深見疑甚重但見二曳其輿四掣其牛而上

則又天且剽之三句皆始睽之象夫三之所處亦甚艱矣然邪不勝正久則求者去而疑者釋遇能之吉終所必有漢之蘇武此文似之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言曳便該掣矣二四之曳且掣者以其近於二陽處位不當故來二陽之求也至於无初而有終則妄求者去而得遇上九之剛矣程傳曰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知者知幾而固守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欲濟睽而無正應故曰睽孤幸初陽在下乃元善之夫也與四同德從而求之則同心共濟彼此交孚而孤不終於孤矣然當睽之時易合亦易離故必內杜疑忌之萌外防讒間之入而以危厲處之然後嫌隙不生交孚益固而可以濟天下之睽无咎既說交孚又說箇厲聖人何等深慮只為在睽時故耳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是濟睽之志得人則睽可濟故志行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濟睽以剛為主六五以陰居陽宜有悔也然悔不
終於悔而可亡何也二為宗子之家相所謂厥宗
也五以柔中下應九二則是君既切於下交而臣
又篤於遇主言必聽諫必行其合也如噬膚之易
矣以是而往天下之睽可濟又何咎何者快之之
辭上悔亡虛講下正是明其所以悔亡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有慶即何咎意天下之睽可合而慶在一人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孤虛見豕至張孤皆申言之見豕二句疑有淺
深三本無受汙之事而上剛明之過故反生疑負
塗猶疑而未信至載鬼則堅信而無疑矣見乃妄
見非真見也惟堅信其必有故積疑成忿而至於
張孤及說孤匪寇則疑將釋也遇雨斯盡釋矣有
合即是吉不必說到濟睽上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羣疑亡要模寫許多疑心一時盡釋景象此非三
之心無可議安能如此哉朱子曰孔子不說象見
豕等類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
惑可疑之事而已

䷛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見險不是蹇見險而止方是蹇象傳添一能字便
向贊其知一邊了意稍別宜細認西南以下通是

濟蹇之道本義以理言及變體總挈在前然後相
因說下去西南東北天下之大勢也然不可泥凡
進可戰而退可守者皆是西南其或非用武之地
內無以固根本外無以制要害者皆是東北故有
利不利之分宜串講此是濟蹇之資然不得其人
雖往西南弗利也又必利見大人而資其才猷乃
可以濟大人還以在下者言此是濟蹇之輔然不
得其道雖見大人弗利也又必秉至公以服天下
扶弘義以植人心則施為正大天下歸心鮮不濟

矣故吉此是濟蹇之本論濟蹇之道自地利而推至人才又推極於舉事之大義聖人之所重蓋如此宋高不守東京而立建康不任李綱而用秦檜不圖恢復而聽和親虜退無日矣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難也是訓其義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是申其義智矣哉總承上二句贊之不可以險在前也帶蹇難也讀見者知之明能者止之決竊疑辭尚濟蹇而夫子以能止為智者惟止而後能濟利西南

見大人貞吉皆止之所為也不然將陷於險中雖欲有為不可得矣此所以為知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得中道窮俱是卦變得中為得形勢之便此濟蹇之道也反是而英雄無用武之地則蹇非不可濟而濟蹇之道窮矣往有功以卦體言明自往之無功也當位解貞字正邦解吉字卦體陰陽各當其位有貞之義貞在濟蹇為撥亂反正之大義如此

則可以得吉矣何也方蹇之時邦之不正甚矣苟
舉事而不以正天下其誰與我惟正則足以服人
心而一海內故曰正邦此其為吉也或欲將正邦
推開說未是必往西南而又必見大人而又必守
正道蹇之時其用當如此故稱大宜逃言稍見歸
重意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此蹇字比象較狹身之行有不得即蹇也反身修
德則德修而行自利所以濟吾身之蹇也一串講

或云濟蹇之道推本於身亦有理
初六往蹇來譽

辭不取爻義只以蹇時說初之不可往者大難方
殷也不往即為來矣見險能止智矣哉故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玩宜待之辭可見聖人無一日不欲濟天下之心
第欲俟其時耳不然初不幾廢人乎渭濱釣叟莘
野耕夫彼其心曷嘗忘天下哉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五正應而在險中君之難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是忠貞素篤者故主憂則臣辱不避萬死一生之難而鞠躬盡瘁以求濟其君王臣之蹇而又蹇者也然其所以為此者凡以人臣於君父之難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耳豈干祿謀寵而為一身計哉蹇蹇指其事匪躬原其心然非致身之謂觀此文辭千古人臣忠肝烈膽苦心瘁志凜然可想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忠臣報國濟與不濟固未可知然心力既竭縱使

不濟亦足以自白於天下自靖於吾君矣誰得而尤之終字宜玩非謂二果不濟也程傳謂此言聖人所以勸忠蓋信夫

九三往蹇來反

三居二上非無位者但不若二為正應休戚與共耳當險之時陰本欲附陽以求濟故獨往則蹇惟因其欲附而反就之相依有為未見其陷於險也故曰得其所安先主之於劉景升似之此本理齋說且與傳內喜亦合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內喜云者正喜其可相附而濟蹇耳

六四往蹇來連

四以陰柔當蹇之時才弱不足以濟故往則遇蹇但當下連九三之陽剛與之合謀而共濟可也稱連者其聲勢相軋也若三則有依人之意故止曰反許遠才不及巡而位在巡上乃謂巡曰君才十倍非遠之比於是帷幄之謀一以聽之深得來連之義者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實字指陽剛以陽居陽為當位三有濟蹇之實德實才故宜連之以共濟也

九五大蹇朋來

五為蹇主乃國家治亂宗社存亡所關而非常人之所謂蹇者故曰大蹇甚五之蹇者甚朋之功也大蹇非朋不濟五居尊而陽剛中正是非惟勢力足以招徠而信義亦足以感動乎天下故朋皆來助之而蹇可濟矣觀本義當重德一邊朋亦不專

指二孫吳江引歐子朋黨論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故為人君者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此與爻未切亦是一議論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中節即中德以其在險而能守故曰節此如玄德困踣顛頓而節槩不移信義愈篤英雄響應者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才弱而當險難之極若自往則益蹇耳惟來從九五則有碩大之功而吉何者五德位兼隆濟

蹇之大人也見之則利故碩吉也竇融出兵河西斂手歸漢卒之共成削平之功此文當之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内指九五志在内者見其歸之誠也大人處虛至從貴方說出有德有位故曰貴惟從貴所以利也

☵☵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名見傳講辭如蹇例總挈然後說去西南是主復與夙皆西南之推而夙益見其當復也宜抑揚說

人多視下吉字為不釀禍非語意宜辨難之初解民離湯火傷殘之災而生意方蘇正宜休養生息故必以平易之心行平易之政而利西南焉如天下已無事務為安靜則不生事以召變而吉即如不幸而猶有事焉亦當早往早復而不久為煩擾則行所無事而不至黷武以害民矣豈不是吉夫靜而處之以靜動而復歸於靜皆安養天下之意總之所謂西南而已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險以動且釋卦德動而免乎險則不惟不陷於險而且出乎險之外矣故名解動字重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風吉往有功也

民心本樂於平易况當解之時民命方蘇正不欲苛擾今卦變四入坤體坤為平易之地而其畫又為衆將見憔悴之後施以仁政平易近民民必歸之此西南之所以利也中字宜玩過中者喜於有為而不中者又不能自主皆非能安靜者今卦變

九二得中是內無喜功之念外中事機之宜故能與時休息來復而吉也往字承得中來惟得中而往所以早往早復不至於窮兵毒民而有功也若太宗之伐遼左不中甚矣其能有功乎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此只重天地解而生物上雷雨作承天地解來只是帶說朱子說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甚透甲拆平看萌芽初然包在內曰甲

漸漸綻開露出曰拆夫莫大於天地之化育而化育之成不外於解解之時不其大哉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過與罪不是民之難緣當罹患難之後天下大亂生民易至於過罪所以赦之宥之過小故赦而不問罪大則宥而從輕此正是解其難也此亦西南之政所以法天地解物之仁者漢高約法三章極得此意

初六无咎

以柔在下本安靜無事之人但恐其過柔以釀天下之禍今惟難既解矣而且有正應之剛以輔之則天下見其有安靜之美而不見其有釀禍之咎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剛柔之際重柔得際乎剛不然初能免於廢事之咎哉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小人者難之根故解難之後尤當思去小人小人

不去難猶未解也故自二至上皆以去小人為言此聖人之深慮也夫當難解之時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况三狐乎九二剛中為秉道嫉邪之大臣故能決去小人而因以得中行直道之君子為田獲三狐得黃矢之象玩本義而字三狐黃矢相承說盖邪正不兩立邪媚去則中直得矣此正大臣之貞也果能守此貞而不變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則朝廷清明而西南之化成矣故吉貞重守意盖恐其疎於善類既進之後耳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蘇紫溪曰世之治也君子以直勝小人之邪故易曰田獲三狐世之亂也小人以狡勝君子之介故詩曰有兔爰爰雉罹於羅得中道不是貞尚在獲三狐得黃矢前是在九二自身上有正無邪說大凡小人難去而君子又難合若非大臣心無回邪一中自秉烏能取舍不謬如此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難之未解顛倒混淆小人容有冒濫爵祿者既解

則公道昭明人皆得執之以為辭矣且字致字宜玩小人明知不容而恬然不顧者恃已之爵祿出自朝廷也貞吝之戒愧其心而使之去耳此貞吝與晉九四貞厲同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可醜即貞吝意如此不去則自我致戎又誰咎哉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主大臣說應不以正是其私家頤指之小人比二泛說不同故着一而字而汝也言是附麗於汝者

也初當解而四之陽亦庶幾能解者故聖人教之
以為若能秉心至公斷以大義解而去之則頤指
之徒解而道德之真朋至而孚矣孚者諒其心之
無他也斯字重看本義若能字則字正緊緊相應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未當位兼初與四初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所謂
私情之交也使溺而不解則四之為累多矣故曰
解而拇者蓋欲其斷之以大義而不係於私交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言有孚于小人

君子指人君人君與小人同事害不可言維有解
去一着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有大義獨
斷意小人一解則君德清明而天下永無禍亂矣
故吉然此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已若曰吾
解小人而小人尚在則是實未解也蓋庸君世主
固有外迫公議而內牽私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
耳目者不知小人不解則世難復作惡惡而不能
去此郭公之所以亡也聖人孚之一言其旨深哉
此與四爻都是聖人設計替他尋門路的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夫子又為易之之辭見得君子只是不解若使有解小人自即退矣此歆動之使必解也

丘建安曰小人情狀最不一狐以言其幻媚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僭竊諸爻已極形容矣此復明以小人斥之蓋所以顯其罪而去之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公還指上隼還指三大有九三亦稱九三為公而

同人乘其墉亦以三爻為墉此可證張中溪曰公者大人之稱即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即六三也此說是小人而據高位是隼在高墉之上也故上六之為大臣者必解而去公用至獲之為向夫權奸既去則皇路清夷不惟吾道之幸而實社稷蒼生之福也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亂邦故謂之悖說一悖字小人之罪彰矣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卦體損下以益上卦象損澤以益山皆剝民奉君之象民貧則君不能獨富而上下皆損矣故名損夫損民於常賦之外可不慎哉故須有孚時說有孚只是不妄損固是然亦未盡凡加賦於民的那箇不說我是不得已却須真真有此心才好故必所損者迫於時勢必不得已無可奈何乃以吾真實不得已之心而行此裁損之法有孚如此則人諒其心而輸將之恐後且不以為厲而怨讟之不

生吉无咎此雖一時濟變之權就使後來遇有此事亦可守以為常是可貞也言可為萬世救時之法則也夫法可傳之後日獨不可行之一時故民心效順無往不通而利矣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楚築高門屈宜臼以為不時為其時詘而舉羸也當損之時而不能裁節其用不為時詘舉羸乎故着曷之用一句以見斟酌之權二簋可用享舉事之重者以見例也國之大事在祀此而可薄凡事

可知矣國匱而寡取於民則國病民困而侈用於國則亦甚病所以不得已而取亦不得已而用象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釋名止用卦體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亨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添一而字義便了然二簋惟損時可用聖人恐人

泥以為常故特以應有時發之下推卦畫物理正以發明時字之義在卦畫則損乾剛而益坤柔此何也剛進之極故有時而當損柔退之極故有時而當盈卦畫非趨時乎在物理則損其盈而益其虛此又何也物不可以久亢故盈者與時而偕損物不可以終窮故虛者與時而偕益物理非趨時乎夫禮時為大然則二簋之用亦時而已矣豈以薄為道哉損益盈虛作二項看也罷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人有生後添了許多損得一分是一分學問故曰
為道日損懲與窒損之之方也蘇紫溪講懲忿窒
欲要在心源上理會說懲忿如止水窒欲如止水
忘怒觀理太公順應皆懲忿之學也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皆窒欲之學也不然力制於事為之間勉
強於須臾之頃一旦有觸而舊日之病又發矣陽
明先生亦嘗說懲心忿窒心欲此禁於未發之象
孫吳江亦說是君子克己之功治心之學顏子不
遷怒是從懲忿工夫造來不貳過是從窒欲工夫

造來都看得細膩可玩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初四只是上下不必說君臣初九陽剛是自家脩
身工夫已了當損下益上之時而上應四陰乃輟
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亦教之懲忿窒欲而已
此於事上之道無復可議何咎第勢分懸隔故又
當斟酌淺深以損之不可說四所當益徒自損以
益之而遂徑直為也爻辭只為用了箇遄字故又
用酌字救之損是損己之有以益上非損四之疾

也淺深字借說酌其淺深猶云量時上下非交之淺深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上指四合志者四求益之志合於初遄往之志也苟不合不可往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守幽人之貞也君子值此必崇自重之節秉難進之操而堅守其正焉乃利苟枉已求進則降志辱身而凶矣且士之處世豈必征行而後

益於上哉但能不變所守則清風高節足以廉頑而起懦易俗而移風弗損正所以益之也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其益何如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中以為志則在我者重而功名富貴不足以入之所以能貞也觀志字有確然不可拔之意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須將本義二象總挈在前後只以人事一串緊緊相接講去三人不必拘只是不同類者便是損一

人即損此不同類者一人行即所損之一人我損之而彼行也夫一人既行則在此者皆同德而為兩相與得其友矣玩文辭及本義只就三上文說並無扯及初二四五各相得之意不知時說何據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三則疑解所以使一人行之故不然是非同人之量矣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玩文使字及本義語意損其疾不可作已能者說

須一氣講下重使遄上方是六四陰柔不能自立本有疾者以初九之剛資之而自損其疾必使勇往奮發速於從善乃能變化氣質而有喜耳如此又何迷復之咎人之氣質如人之疾病遲一日則深一日故初之損四四之自損皆用一遄字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疾而不去則將為身心之累而至不可救藥可憂孰甚焉以此形看自見可喜處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人君之益莫大於得賢故楚書以善人為寶齊威以四臣為寶且玩本義虛中受益字於受善更切以貢獻說固無味即無說亦不穩緣貢獻不可與受善並稱大也五有下賢之實心而當損下益上之時但見君誠心而下賢賢聞風而樂告有德者獻其猷有智者獻其策有才者獻其略紛紛自靖欲辭不得有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之象或者衆不知誰之意弗克違承或字說甚明其益也如此則羣策畢舉而百度惟貞可以迓天命而綿國

祚何元吉如之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賢才乃帝心之簡在五虛中下賢而賢人益之是即自天祐之者也重足以動天意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人君欲益天下太上貴因弗損益之只是箇因民之利而利之即此便是貞非兩事亦非兩時但弗損益之且槩說貞則申明其為純王之政耳无咎言不負君人之責吉則道盡善利往則澤遠施得

臣无家則天下歸心亦舉无咎而詳之也全要看
得貫徹得臣句本義若頂弗損来要之貞在弗損
内已自該得正了舊分純王之政純王之心恐未
是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大字從弗損来小惠與民民弗徧也志安能大得

易經澹富因指卷之四終

